

交通志

夏口縣志卷九

航業 鐵路 馬路 郵政 電政

航業

招商局 同治十年冬設招商局於漢口時八荒四域咸來賓享互市各口李鴻章恐中國之利盡為洋商所侵因請設局招商自置輪船分運漕米兼攬商貨冀稍挽回利權乃奏請籌款購其昌舊行設總局於上海於天津牛莊煙臺福州廈門廣州香港汕頭甯波鎮江九江漢口以及東洋之長崎橫濱神戶南洋之新嘉坡檳榔嶼安南呂宋等十九處各設分局委道員朱其昂盛宣懷許鈴身先後入局董其事是為漢口招商局之始

漢口上海間之航綫 揚子江之航路自上海迄重慶水程都千四百英里其間分三段而地點適中交通最盛者厥惟漢口自漢口至上海航程六百英里沿途碼頭曰黃州黃石港武穴九江安慶大通蕪湖南京儀徵鎮江泰興江陰張黃港通州迄上海而止其可停泊者惟九江蕪湖南京鎮江四處有碼頭躉船餘皆無之此固三公司所同而其主權究為我中國所獨惜欲收回殊不易也此路招商局船名曰江裕曰江寬曰江永曰江孚曰江新凡五艘江寬於民國七年春間被楚材兵船撞沉

志

交通志

一

漢口宜昌間之航綫 自漢口至宜昌航程三百七十英里沿途碼頭曰新堤岳州沙市迄宜昌而止輪舟上駛地盤愈高水勢愈急所挾斷巖腐蝕之質愈多砂土之增積愈甚而改變亦愈速水道深淺恆無一定稍不注意易致淺攔故招商局上駛之輪僅二艘曰快利曰固陵餘為他公司之輪不錄此外又有由漢口至湘潭至常德兩航綫

漢口近日之小火輪航運業 漢口爲通商巨埠向來各路船隻
麇集河干者奚下數十百種爲數奚下數千萬姑不備述惟自輪
舟發達以還商民樂其便利知業此者必易致富遂各爭先鬥捷
創立公司租賃小火輪通行各小口岸大有蒸蒸日上之勢約略
言之則有所謂厚記仁記利濟開濟永清道生兩湖全鄂諸公司
其舟或徑渡省垣或行府河襄河及附近湖港東至黃州西至仙
桃鎮南至咸寧北至德安與黃陂亦有能至湖南常德者惟其魄
力不厚停駛無恆故直等諸自檣以下概從略焉

鐵路

京漢鐵路

此路創始於清光緒二十一年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其時張

文襄公之洞督楚首創築路之議以費鉅難籌奏請募借外款光
緒二十四年借入比國興業公司法官郎一億二千五百萬

即英幣四百五十萬

志

交通志

二

十萬磅

合中國庫平銀三千七百五十萬兩以全路綫之建築權除

蘆溝橋保定間三百四十五啓羅邁當外盡歸比國人管理所訂
條約聲明自一千九百零七年以後

即光緒三十三年

隨時可將借款之

一部或全部歸還故一千九百零八年郵傳部遵此條約辦理於
匯豐匯理兩銀行借入英金四百萬磅不足又由交通銀行以短
期借入匯豐德華華東方正金四銀行之款一千萬元補足此數遂
於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經駐比公使交涉全數清還計本利一
億二千七百四十萬法郎有奇自是該路之管理權始純歸我國

此係吾國創辦鐵路之第一次雖借外債而於國體主權初無損
失則主持是役者之力也

按此路發端於漢口北抵京城而止故命曰京漢鐵路南端之總車站在漢

口大智門大智門以上橋口玉帶門外有票房一間爲此路發
軋之始大智門以下有劉家廟譚家磯二票房此下又有鐵橋
三道皆在夏口境內其工程除黃河
大橋以外當以此三橋爲稱首也

川漢粵漢二鐵路 此二路亦皆以漢口為起點然川漢路之總車站將來約在礪口一帶至粵漢路之總車站現設省垣望山門外實與命名之義不甚相符也粵漢路近已通車至長沙故又名武岳鐵路至川路則自礪口以上數百里間雖已填路鋪軌而迄未行車將來售票通行尙未知在何日也

節錄黃陂黎君大鈞說明議築此路原委曲折書

自清宣統元年政府建議修築湘鄂境內粵漢鐵路鄂境內川漢鐵路擬與四國訂約借款以兩省歲入之稅釐作抵押品我省每年應輸出銀二百九十五萬兩各界人士聞之大懼利權之外溢且貽巨患於地方也羣情洶洶奔走號呼幾如大亂之將至吳君星階及各團體爰發起拒款爭路問題羣焉和之公議先設協會維持時署名會員者爭先恐後多至千人公舉劉君幼丹為會長劉君散生萬君撫伯副之劉君鵠臣為會計假漢口四官殿為辦事處雷東學生亦舉張亞農夏薰階二君回國共襄厥事初舉星階與張君次山赴京均因病未行復舉幼丹與密君丹階張君亞農北上為爭路代表亞農瀕行私語陳君亞東曰此行吾誓以死爭君能繼之乎亞東毅然許諾時某備官京卿先期約集同鄉官開會湖廣會館議決一致進行舉張君徵吾回南接洽並舉賀君

志

交通志

三

貞珉為京中代表洎三代表抵京除聯銜具摺請都察院代奏外並偕至郵部辯論百端爭執數月相持不決亞農憤極乃畱書於寓有如不得請死不歸寓等語身懷利刃徑赴郵部長官之宅席地而坐露宿於庭效秦廷之哭幼丹階及同人閱其書者無不泣下石君莊余徒步奔往照料某等復開會函籌對付方法到者數百人當即繕具公呈同鄉官四十餘人徑赴郵部投遞見亞農兩目盡腫淚盡聲嘶惟伏地諄諄以母未葬為託眾聞齊聲痛哭郵部鑒其誠始允其請此鄂路商辦所由來也甫經爭回協會開會布告即有軍士陶堽臣當場以刃自斷其指血書勸眾集股此可見人心之奮發矣公司成立投票選舉各職任眾又推某為總理辭不獲命勉強承認鵠臣總司會計股款交大清交通兩銀行保存費用費力求搏強承認鵠臣羣力維持進行滿擬股分稍足即可興工詎意全國幹路竟為郵部盛宣懷奏歸國有各團體之一勝熱血等於夢幻良可慨也正籌畫退股事適武昌起義四官殿公司地點被燬各項簿計文件蕩然無存幸銀行存款二摺經鵠臣收藏未廢惟應還股款無片紙據弁迭次開會商之同人代為隱憂軍事甫平即與鵠臣徧求證據弁迭次開會商之同人代為搜索一面郵寄省內外各分會一面設立清理處逾年銀行還款到期即分別退股原期以兩年為限因恐各股東或有延誤遂一再展緩計自退股之日起至審查之日止還過股東洋八十餘萬元外省洋八萬餘元下餘現款及公債票計洋二十餘萬元公議儘數歸公作為設立醫院開辦工廠消地方公益之用並呈請軍民兩政府立案浩劫之餘竟得如此結東實非始願所及審查竣事特訂徵信錄以質眾股東云云

言之詳矣而猶有所未盡鐵路協會泊招股公司雖先後成立而所招之股實亦無多據此書所稱股款不過百餘萬而已緣此之故郵部遂有收歸國有之主張未可厚非也惟主持此議者實爲一身之私利起見以致民情瓦解全國沸騰武昌起義其禍根實原於此瑞澂宵遁端方見誅清室土崩不可復挽則此二路之關於全局者大矣故備錄之以爲後世之殷鑒焉

鄂路代表三上郵傳部稟

爲迫切請命事鄂路一案職等待罪久矣自冬徂春情事一變正月八日之見姑無深言至正月二十六日晉謁者皆和平之士陳乞者皆委婉之詞推剛爲柔宜蒙矜納乃靜聆訓誨漸露本謀證諸傳聞益形叵測而邦交不可傷民情不可拂云云作兩面之模稜塗一時之耳目處心積慮欲蓋彌彰夫民情之可拂與否於鈞部何關毫末哉今日所當略辯者獨有邦交一節耳查此次合同明冠一草字與己定之正合同異不得以有合同字面便認爲插血之載書明有某銀行等名與各國政府之大交涉異不得濫引交涉名詞自詭爲當頭之霹靂是區區而不能辦矣貴有此外交之才苟碌碌而無所長何以又拜參知之命公等庸怯斷不至此明係中於貪狡之論牽於漢奸之謀而又無詞以謝鄂人特標此習慣醜題目以嚇制我輩腐生耳不然各國內挾強權外亦頗托公理無理取鬧彼亦羞之何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不如此不人可以示臣民不如此不可以服天下彼皆雄國迥異吾華豈無一人能持大體明於操縱全球之術者哉故謂廢此合同有礙於私交則可若謂有傷於邦交是直以不肖自處復以不肖度人吾疑

志

交通志

四

而嘗之彼且唾而鄙之矣且魯仲連有言梁之畏秦若僕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今此小事而庸法若此是直僕之不若矣設稍有電於此者鈞部欲不爲梁王之續其可得乎何者小兒怕電才何至如此由小兒面前一閃一閃積威之勢從古已然鈞部多也然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即自爲謀亦過矣傳曰當斷不斷受其亂又曰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鈞部必欲扇揚敵釁以立姦威則當遞呈之始便當痛予批駁請謁之初便當嚴詞拒絕部中幹員曾有見及此者鐵搥一奮駑驥并驚負我負人兩言而決使職等駭汗卻走立解成議雖有損失所全實多乃計不出此一則曰民氣萌芽不可摧折以溫言綴鄂人之心再則曰汝速籌款我當力拒以決詞杜直言之口使職等信爲實然兩電交馳羣情感奮延至今日則一落千丈強矣謝恩者膝尚屈而未伸而賣好者舌已伸而復縮名實俱喪勞費益多此聲一播鄂人聞之不知職等爲鈞部所紿反謂同鄉爲職等所欺唾面何自乾葬身直恐無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鈞部假延宕爲破壞之計借邦交作惆悵之詞而又有死民無信不立鈞部假延宕爲破壞之計鄉父老之面目稍有血氣豈合生還推問主謀咎當誰執抑非持此也方今朝廷疇咨熙載一日萬幾猶復朝覽奏章夕頒諭旨捷若桴鼓之應允爲觀聽所傾矧在臣工而敢泄沓今職等待命行將四月矣公私屢謁但領游詞函稟迭呈未蒙隻字假令職等爲司道爲牧令時均係如此按律問擬當坐何條而况挾不肖之心以斷送地方生命者哉職等知力淺薄不自付度鶴氅而請舞狙朝暮而見欺責重命輕罔知攸濟伏乞鈞部仰遵兩朝諭旨俯

察全鄂輿情勿利用文襄干慮一失之策以自便私圖勿誤聽鄂官羣邪共瞻之謀而代填欲壑勿謂敵可畏遂並其不必畏者而亦畏之勿謂民可脅遂並其不可脅者而亦脅之既預僱德法顧問之官必已定公私對付之術應乞據理直斷迅賜施行則和平之福非獨職等一面之所克當也臨命悚惶不勝憤懣冒死謹呈

環隄鐵路 此路係京漢鐵路支路創始於民國八年就原有張公隄加高約三尺加寬約四尺東北接譙家磯車站西南抵皇經堂與川漢鐵路接軌約長三十里

馬路

後城馬路 此路上起礮口下迄散生路長約數里初始於清光緒三十三年從前為人跡罕到之處近則輪軌交通店鋪林立幾

令人不可思議矣 按此路本為漢口城垣基址自夏口分治後皮變價集貨贖還比國租界其時主持此事者南皮張宮保文襄也經夏口紳商連稟力爭始另向官錢局籌款贖界而此路仍為本地所有其事之獲成亦實幾經波折今將密紳昌昇所上兩稟一書具錄於後以見當時邑人之爭回此事煞費苦心

志

交通志

五

又以見張文襄之能受盡言妙於轉圜也

附錄上南皮閣督第一稟

為官吏紮臺巧奪民利公懇改歸紳商合辦以杜姦欺而保公益事查漢鎮西北一面向無堡垣自咸同間髮捻侵軼闖一夕數驚邑故紳胡兆春等始議建築大府為上其事於朝如議辦理由礮口至沙包約長一千九百九十餘丈垣內餘地約寬五六丈不給於業主紳商未嘗上費公家一錢徵文則案誌在漢陽縣可證考獻則經辦之張慧謙猶存由是崇墉屹然居民安堵列賴至今張自後湖築隄蘆漢通軌形勢一年一變環鎮寸地寸金經手之員據為壟斷剝膚之痛浸及堡垣憑眺而泣周顛之河山歸來而遇劫盜則短垣雖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然火器猛烈商戰方始地小不足週旋時局日新天高豈能復問略小害就大利鄙儒不達時變局外安知苦心哉乃馬路一設官局公司徧勒偽碑忽而出示招租忽而建議承業懸紫標為一聚顧赤幟而心驚革員等不佞私竊以為過矣春秋傳曰器從地名從主人堡垣既為本鎮而設款項又係紳商所捐誰問巷而知名應看竹而識主事關重鉅胡再不謀今其說曰欲贖比國租界不得藉籌重資挹注之方端在於此革員等又有以詰之比界已失之垣基保藩籬而棄堂與業也今欲爭已失之比界而先喪未失之垣基保藩籬而棄堂與將焉用之豈以今日之官吏有異於今日之外人乎此輩名列職

官狡踰市僧蒙虎皮而悅草伺驪頰而摘珠預播洋城之名驚走
土者之戶後湖一帶剝盡地皮巧佔豪奪餘多類此每一念及嚼
齒欲穿馬日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苟砥餘藥而雞犬皆仙將對大
廷而鹿馬可易後湖不已遂及堡垣不已遂及餘地名爲招
商承租實則監守自盜今既私據爲己有後且陰售於外人奇貨
可居積威易劫利令智昏何所不至履霜之漸心竊懼之屬者紳
商會議以爲贖比租界不過數十萬金而止漢皋雖不腆仰體宮
保憲奉公憂國之忱當效綿力薄材之用但使壅蔽盡除此項咄
嗟可辦何所疑難而必授權於傳舍之官吏以貽地方無窮之患
哉且近日常款何一不籌自紳商此後庶政何一不需求款辦理與
利既拜上臺之賜圖報正足下懷所甘如蒙立賜轉圜嗣當條陳
辦法刻印銷印在大憲本無成心得弓矢惟楚人應持私議爲
此恭叩宮保大人台前懇鑒情作主調查案誌傳詢舊紳迅賜裁
奪改歸紳商合辦障一蠲公私兩便商務幸甚地方幸甚再此
稟確係革員昌墀主稿募捐平糶去年曾許酬恩發言盈廷今日
能無執咎雖秦孽易落於虛弦而楚囚難忘其故國自知冒昧合
併聲明
謹呈

上南皮閣督續稟

爲仰體德意酌商辦法公懇批示飭遵事竊革員等前以蒙蔽紫
臺等情稟控在案當時立論雖嚴持心最厚每爲隱語以沒其事
實泛稱此輩而諱其主名皆自物意實無他乃兩月以來未沐
批示本擬臚陳壟斷之賤夫堅請徧反龜陰之侵地頃因漢陽府

志

交通志

六

憲函請黃紳慶曾妥爲調處據稱中堂憂勞國家日益憔悴若復
堅持勃谿之成見瀆擾鍊石之苦心雖市井中人猶不忍而况曾
從大夫之後兼注門下之籍者乎聞之魄動氣爲平近已邀集
同人和平酌議竊謂此案大旨不外利國利民兩端抗爭堡垣地
面利民之事也贖還比國租界利國之事也辦理一秉大公上下
豈宜異視擬請一面飭令地方官吏將堡垣地面按照原有丈尺
劃清界址交還紳商辦理無論何糾葛原界必須完全此應責
之官吏者也一面准令本鎮紳商籌款六十萬兩將比國租界贖
還聽候公家辦理無論作何部署總須杜塞官郭此應責之紳商
者也至於另闢馬路與否則全視物力之盈虛以爲斷非紳商所
得辭亦非官吏所能強詢謀僉同宗旨略定是否有當理合
續稟宮保中堂台前懇即迅賜批示飭遵實爲公便謹稟

上張閣督書

宮保中堂執事坤間不可測者上之喜怒以激之者眾也不可奪
者下之是非以見之者真也今公去有日矣都人士動色相告皆
有東人鴻飛不復之思而况粗能言語知黑白兢兢以不得出大
賢之門下爲懼者乎以此而言欲相厚豈有既哉乃忽奉堡垣批
示愠怒之詞洋溢楮墨若疑暉言概失事理之平且若有有意侵公
者試平心思之然乎否也尋繹再三疑非公意意苟有故摘不檢
之語以激盛怒者與不然公去有日矣廿載苦心聽人抹殺獨留
此微痕作楚人去思之故實不可謂智挾不贊之威以懼伏一孤
貧之廢員不可謂武入贊綸屏之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正有識
微窺意度之時而乃張餘威以庇屬吏挫士氣以杜人言預示天

下以不廣不可謂仁此批一出於墀無毫髮之損甚且增重謂其
能撥李日知怒也而所損於公則鉅立言當識大體誰實為之而
誤公至此可惜也昔蘇子瞻請司馬溫公云前韓魏公在政府時
公爭刺陝西義勇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今公執政便不容
軾盡言耶墀比於子瞻相去雖懸絕而其望公為韓為司馬則意
且過之此則平日眾著之恆言非因有所陳訴而始云爾也今且
就批中過當之語終日正言而無誅其可乎夫借堡垣地面贖還
比界自是一時權宜之策以公濟公未為不可即承購承買等
字加之堡垣之上亦係不經意之詞墀亦不忍文致惟堡垣確係
本鎮紳商集款所修昔日未曾賣出今日欲其買還已非人情所
甘而又有外省人出重價以齊之所謂外省人者又聞係官吏居
奇心是相販鬻而特假商人以爲名均爲公所不知凡有血氣皆有
爭心是相販鬻而特假商人以爲名均爲公所不知凡有血氣皆有
籍商而官既多錢善費官而商又長袖善舞鑒於籌款之難不坊
稍作通融之計然論籍貫則我主而彼客論成則本則我有而彼無
由斯以談彼縱多出百萬亦不能與本地人齒並不能與本地人
之概不出錢者齒而况僅多十餘萬乎不揣本而齊未宜其優彼
而劣此也試平心思之彼何以愿多出此何以並如數呈繳之說不
之與抗爭一易地則皆然耳此宜正言者二至如紳商亦未嘗
知周守果何所據而云然非特墀未嘗與見面即各紳商亦未嘗
有目此且巨款則富者亦卻其黠者亦作局外之厚利則貧者爭前
假之便宜六十萬金談何容易而遠少之乎即誠少之亦宜曲賜寬
假之詞使墀等得挾以爲捐循之具一言感人安知不巨款立集

志

交通志

乃絕不少畱餘地致昨日宣示批語賢者以與有辱而共憤愚者
以言不售而見輕其有私怨於公者且以擅棄比界爲墀罪議論
各執勸導之款豈難此宜正言者三又謂所繳之款祇可作爲承買堡
垣應繳之款賴比界能謂爲贖回比界之款推墀等意以爲一欺兩占
爲將來圖賴比界地不步此因當時激於嗚喝之言故作反唇之稽
不必如此著想不得下如此落筆並無所謂貪譎何以言之堡垣
者本鎮固有之堡垣也承買二字外省則願本鎮則不願前既已
言之矣惟查所出賣堡垣之故實係因墀願本鎮則不願前既已
自應歸向人辨理相題行文豈得吃爲怪事且如第一稟云後湖
一帶剝盡地皮是初意尙有進於此者曾何比界之足云既而徧
訪實情知比界委係歸諸公家公實無費苦心與後湖爲官吏私
物者情事迥殊始翻然改圖請籌款贖還聽候公家辦理前後用
意至爲明顯貪譎圖賴是何言與且部民承買堡垣與部民代購
租界孰爲名正孰爲言順公宜何居焉此宜正言者四又云稟中
無禮越分之語太多如一則曰總須杜塞官邪再則曰非官吏所
能強措詞尤爲荒謬可謂以怨報德云云尤不可曉向來湖北風
氣虛湖南截未之察耳即如此案以公之明以墀之戇回翔審慎遲
肉之公特未之察耳即如此案以公之明以墀之戇回翔審慎遲
久始發而且以辭害意爲人所激求一當不可得公去後誰復能
過問者杜塞官邪豈得謂非遠慮乎至堡垣必修馬路乃使商務
發達大利所在墀豈不知但此時籌集贖款尚費周章遽修馬路
款從何出一念過計遂涉筆及此時籌集贖款尚費周章遽修馬路
豈有惡意乎且公功德在天下非獨楚也而楚人受賜尤深使墀
而亦同市井之見則德怨均不足較使墀而稍知道理豈有自絕

於日月者哉前爲此事大集議者三小集議者四媿與之約堅以不犯公一語爲言紳商多不解所以者今謂媿措詞失檢不曉公意則可謂爲以怨報德毋乃少寃乎此宜正言者五紳商聯名其人甚夥全單在卷業經注明無待深辯至闔鎮見推褒然舉首與論之公在此怯者之規自脫亦在此卽首鼠兩端觀收漁人之利者當時尤爲身先造請推援最力之人紳商雖多冠首必先二公正與否其權操之眾人不然身爲廢員屢辭辟命而乃自張赤幟與官吏爲難且與素所敬愛之人爲難大愚不靈亦至是耶苟能仰託指揮置身事外使得避豪吏之未流無爲見讎者所快固所求也此宜正言者六總之此事媿所據者紳商一面之詞而未悉公之委曲公所據者官吏一面之詞而不知媿之精誠而彼小人者既尸大利又挾忿心幸公有急遂起而乘之公卽不直其所爲亦卒墮其術中而不覺自占上下之交有始相慕終相怨被入構煽而彼此終不察者其情事大率類此媿不幸而及身罹此則信乎命之窮也昔人謂馮衍志命興漢之臣而身蹈後夫之罰其於公得毋類是言之心痛氣結不揚然讀公文章想見丰采權其輕重終以在公者爲可惜幸平心察理赦而教之並指示可生之途不勝大願否則名節所在不堪再辱與其受巾幘見遺之恥不如伏遺誤要政之誅死生決矣無所逃命三習一

租界毗連之馬路

志

交通志

八

- 一 歆生路南抵英界北越京漢鐵路
 - 二 大智門馬路南抵英界北越京漢鐵路
 - 三 火車站前馬路南抵法界北抵鐵路界石約長六十丈
 - 四 何家路南抵法界北抵鐵路界石約長六十丈
 - 五 小華景街馬路南抵前德界北越京漢鐵路
 - 六 德華里下馬路南抵前德界北越京漢鐵路
 - 七 三元里下馬路南抵日界北至鐵路外日本營舍
 - 又 歆生路與大智門馬路之間現已建築一橫馬路
 - 又 華景街與前德界毗連中有灰石路一條長二百餘丈寬九尺
- 郵政
- 中華郵政創辦於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漢口總局原設花樓河街洋樓數層規模閎敞近改設英租界三道街二碼頭其規模視前更闊此外有支局八處其地點爲礄口大王廟新街黃陂街白

布街大智門車站華景街三元里二等郵局一處設劉家廟江岸
又郵寄代辦所三處爲茅廟易家墩新溝按漢口舊有信行數
十家爲人傳遞信件交
匯銀兩頗稱穩妥自仿西法創設郵
政而此數十家遂無多存焉者矣

電政

漢口電報局 創始於清光緒十一年初附設招商局內由官督
商辦三十三年改官辦入民國仍舊歷年以來均租民房辦公民
國九年在英租界天津街建築新式房屋現已遷入

武漢電話總局 漢口之有電話始於清光緒二十八年由商家
創辦光復後交通部出貲十八萬元收歸國有又租界電話與內
地劃分亦由交通部出貲九萬元收歸中國辦理嗣後漢口電話
始歸於一此民國四年事也原有局屋機器均不適用乃就大智
門購建新屋換裝新機六年五月遷入改定今名以此爲總局局

志

交通志

九

長駐焉以武昌爲分局坐辦一人經理之